

懺玉樓叢書提要

吳克岐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吳克岐 輯

懺玉樓叢書提要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懺玉樓叢書提要/吳克岐編著.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 2

ISBN 7 - 5013 - 1882 - 4

I. 懺... II. 吳... III. 《紅樓夢》研究 - 著作 - 簡介 - 中國 - 民國 IV. I207.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95697 號

**書名** 懺玉樓叢書提要  
**著者** 吳克岐 輯

---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26153 傳真 (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廠

---

**開本** 32 開

**印張** 11.25

**版次** 2002 年 2 月第一版 200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

**書號** ISBN 7 - 5013 - 1882 - 4/K·384

**定價** 36 圓

## 出版說明

本書是最早的一部《紅樓夢》書錄提要，民國吳克岐輯。全書從書名、卷（回）數、著者、出版者、內容提要等幾方面介紹了有關《紅樓夢》之著述六十餘部，並按翻刻、批點、續作、研究評論、詩詞歌詠、戲曲傳奇等不同著作類別分爲三卷。該書是我們了解紅學發展史，特別是民國時期紅學研究成果必備之工具書。

本書成書後流傳甚少，多年來《紅樓夢》研究者及愛好者多方搜求而未果。此次我社從國家圖書館覓得當年南京圖書館精抄本，欣喜至甚，立即影印刊布，以饗讀者。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一月

## 序

吳克岐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在當時名氣不大的文人，已知發表過的文章僅《紅樓夢之誤字》一篇（載一九二四年一月號《小說世界》），故諸多同好多方收集資料均未找到他的確切生卒年月及較詳盡的生平資料。但吳先生的著述甚富，南京圖書館就珍藏着一大批他親筆書寫的關於唐宋詩詞、《紅樓夢》論述等的手稿。其中與《紅樓夢》有關的書稿有三部，即《懺玉樓叢書提要》（以下簡稱《提要》）、《犬窩譚紅》與《讀紅小識》。廣陵古籍刻印社曾少量影印過《犬窩譚紅》，這次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提要》是吳克岐著作的第二次問世。

從《讀紅小識》的自序落款「丙寅大暑後三日，盱眙吳克岐軒丞氏識」中，我們得知他是安徽盱眙人（現已劃歸江蘇省），《讀紅小識》完成於一

九二六（丙寅）年以前。從《犬窩譚紅》書中談到他於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四象橋南舊貨攤購得殘抄本」，可知他在民國元年已在研究和收集有關《紅樓夢》的版本資料了。又《提要》一書中所輯書籍資料的最晚三項爲一九二〇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九二三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及一九二三年許嘯天改寫的群學書社版《紅樓夢》來看，此書之完成不會超過一九二四年。吳克岐是一個十分關注《紅樓夢》版本的人，但在他的所有著述中均未提到過《甲戌本》，也不知有脂硯齋其人之存在，而胡適在一九二八年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已對《甲戌本》及脂硯齋作了介紹，可見吳克岐的《紅樓夢》研究結束於一九二八年以前。這樣我們便可確定，吳克岐研究《紅樓夢》及收集相關資料的上限爲清末民初，下限爲一九二八年，他是一位基本上與胡適同時代（開始略早於胡適）的「新紅學」開創期的一位多產研究者。下面筆者將從幾個方面對吳克岐的紅學著作進行簡單分析，並以此來確立吳克岐在早期《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方面的開

山地位。

首部『紅樓夢書錄』的編著者

當你把一粟著的《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二書的目錄從頭至尾瀏覽一遍後即會發現，從《紅樓夢》一書問世直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為止，有關它的版本、續書、仿作、譯本、詩詞、評論、評點、戲曲、圖畫等的書籍與文章數量十分巨大，但從未有一本關於《紅樓夢》的資料收集及綜述的《書錄》出現過。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本《提要》是惟一的一本例外，它是研究《紅樓夢》之資料書的開山之作，其對各項資料的述評極具眼光，不少見解今天來讀它還可讓人耳目一新並得到啓示，《提要》一書編著思路已進入現代學術研究的範疇之內。

一九五八年初版、一九八一年出增補版的《紅樓夢書錄》是在《提要》的啓示下寫作的。《書錄》一書，不僅從資料的分類、條目敘述的自由化形

式等，基本上是對《提要》的全面繼承，而且大量地引錄了它的精彩段落作爲《書錄》的點睛之筆。《提要》按其內容分三卷共六十二條，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一粟先生至少應用了其中二十三條的文字。這些引文的應用，一則增加了《書錄》的歷史氣息，另外亦說明了吳克岐先生的論述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假如說「諸公之評」、「脂硯齋重評」、畸笏叟在脂硯齋評本上的眉評三者，分別是對《紅樓夢》一書的頭輪、二輪、三輪的評批，並開創了《紅樓夢》的評批史的話；假如說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開創了用現代西方哲學來研究紅樓文本的歷史的話；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吳克岐的《懺玉樓叢書提要》開創了用目錄文獻學來收集編輯《紅樓夢》相關資料的歷史。這樣《提要》一書的歷史地位便得以確定，此書意義之重大就不言而喻了，何況它又有最高的學術水平。



## 吳克岐的文本研究

胡適說過，《紅樓夢》的考證所能起的作用，僅是爲「紅樓夢研究掃清道路」，也就是說它的主要任務是爲《紅樓夢》的研究打地基，爲文藝批評家的工作打前站，它本身並不包括對該書的文藝批評。從現在的研究文章中，主義、哲學、索隱一套又一套五花八門輪番出現來看，胡適所打的地基是否牢固是十分可商量的。「回歸文本研究」是學人在不斷呼吁的一句時髦話，它經常出現在對《紅樓夢》的原始問題爭論不休而得不到結論的時候，試圖用它來回復學界的平衡，「回歸文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變成了「回歸文藝批評」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回歸文本」一詞本應有它另一類首要任務，即研究考察曹雪芹來不及彌合的出現在前八十回書中的大量自相矛盾之處。例如，六、七歲的林黛玉進榮府不多少天，接着來榮府的薛寶釵却已十四歲，要知道書中明明寫着買寶玉比黛玉僅大了一歲，那薛寶釵

不是要比買賣玉大六、七歲了；又例如，年底出發陪黛玉去蘇揚的賈璉却没有帶「大毛衣服」而要派小廝回家來取；又例如，書至第四十九回，王熙鳳、林黛玉、惜春等十二釵（除李紈）均為十五、十六、十七歲，王熙鳳怎麼比惜春才大兩歲呢？又書中兩次寫到鳳姐分別有大姐兒、巧姐兩個女兒，怎麼後來又變成了劉姥姥給大姐兒取名為巧姐了呢？這一系列的自相矛盾，在研究《紅樓夢》原始資料十分缺乏的今天，實在是一份寶貴的財富，它使後人看到了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艱辛歷程，是曹雪芹改動文本情節的活化石。但奇怪的是研究《紅樓夢》的人多之又多，但認真來研究文本中的這些問題的人却少之又少。我們欣幸地在吳克岐的《犬窩譚紅》、《讀紅小識》中看到了他在這方面所做的大量深入細緻的分析探討工作。在清代雖有類似《紅樓夢摘誤》等少量記錄文本內容有矛盾之處的著作，但都僅僅一摘而過，真正深入細緻做這一工作的開山之人還是吳克岐。

在《犬窩譚紅》一書中，吳克岐自稱用他在南京四象橋購得的殘抄本與《增評補圖石頭記》相對照，摘出文本有異處四百八十二條（據呂啓祥先生統計），並作了大量的分析論述，並對傳統版本中的諸多自相矛盾處進行敘述。讀後使人有相見恨晚之感，可惜這類工作少見後繼之人。

關於《犬窩譚紅》，周策縱先生曾寫一文發表在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的《紅樓夢學刊》，記得胡文彬先生亦在他較早的專著中談及此書。一九九六年筆者曾邀請林冠夫、蔡義江、呂啓祥、朱淡文、章詒學等多名學人一起研究此書，並以一版半的篇幅在《北京農工報》上刊登大家的研討結果。除大家一致認同吳克岐這類文本研究的價值外，關注點集中在『四象橋本』到底是一個老子還是較晚的本子（甚至是吳克岐本人所爲）這一點上。其中蔡義江先生認爲『從回目看犬窩本（即四象橋本），異文非原作而是後改的，且是很晚的筆墨，可能就出自吳克岐之手。』對這一問題，筆者一直存有疑問而不敢下結論。但從吳先生自叙於一九一二年就購到此書，而在

他二十年代所寫的《提要》一書中未把此書列入條目這點來看，蔡先生的看法應是有道理的。但日前又一次詢問了蔡先生，問他這個判斷有無其他證據，他說：『沒有，這只是我的一個直觀感覺。』

### 對『自傳說』的超前評價

當胡適於一九二二年發表了《紅樓夢考證》後，『新紅學』便逐步建立起來了。『新紅學』的三大支點為：（一）《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二）《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三）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新紅學』的崛起使《紅樓夢》之研究從索隱向考證轉化，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自傳說』的過分擴張又反過來阻礙了對《紅樓夢》研究的深入發展。對作者曹雪芹的研究當然是十分重要的與必要的，但如果發展到用對曹雪芹的研究來替代對《紅樓夢》的研究，將『紅學』蛻變為『曹學』時，客觀與深刻地認識《紅樓夢》就變得十分困難了。在這一點上，吳克岐可算先

知先覺，他在《提要》中介紹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時說：

（《紅樓夢考證》）其醜詆王夢阮、蔡子民索隱等之附會極為痛快，而蔡子民又以焦大謾罵石獅乾淨詆其自叙之說亦極有力。愚謂考證著者時代，版本自是不刊之論，而自叙一說，實亦蹈附會之習也。（見《提要》第一九九頁）

吳克岐在二十年代能有這樣的認識是何等的不易。近八十年過去了，至今尚有不少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尚達不到吳先生那時的高度。

### 『探佚』的鼻祖

吳克岐由於未看到過甲戌、庚辰、己卯諸抄本，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脂硯齋這個人存在過。但他在《提要》中記述有正書局影印的戚序本時，還是敏銳地感覺到了脂評（有正本含有大量脂評，但未指明爲何人所評）的價值，他說：

每回前後或詩或詞或駢體或散行，或似詩非詩或似詞非詞，辭意俊逸耐人尋味，均不知何人手筆。至原文與今本字句小異者十之八九，片段大異者十之一二，大致有原文佳者，亦有今本佳者。（見《提要》第六頁——第七頁）

此段引文以下三頁多文字（太長不錄，讀者可參看本書第七頁——第十頁）均是他據有正本之批語記錄或推測出來的八十回後的與今本相異的情節。這些內容與今天十分重視『探佚』工作的周汝昌、梁歸之等學人所得的結論是大致相同或相仿的，故吳先生可算得是紅樓探佚的鼻祖。

但筆者認為，雪芹的十年披閱與五次增刪會產生出若干組故事情節有異的手稿，『探佚』工作僅僅是據脂批提示所能分析出來的脂硯當時所看到的那一稿的情節，而有許多情節或許是雪芹晚期創作時已經舍去不用了的内容。所以『探佚』工作原則上應列入《紅樓夢》成書過程研究的課題之一，而不應當把它絕對化和神聖化。例如，探佚者們的一個重點結論是寶

玉湘雲最後結爲夫婦而「白首雙星」；但是只要你認真地閱讀分析全書，得出寶湘結合僅是文本早期構思，而到甲戌、己卯等本均已決定舍去不用了。這個結論是並不困難的。

以上四段小文，初步分析介紹了吳克岐研究《紅樓夢》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紅樓夢》研究史上應有吳先生的相應之地位。筆者感謝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書，它使廣大的《紅樓夢》研究者與愛好者有機會直接面對他，並通過此書看到一個歷史時期的紅學研究面貌。當然，由於時代環境的局限性，《提要》一書中有某些敘述不够正確，例如他把「藤花樹本」當作程偉元、高鶚在乾隆時代的印本，把「廣東藝居樓本」當作王希廉的最早評本等等，但當我們想到此書寫於近八十年前，那麼這些瑕疵都不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杜春耕

二〇〇二年一月於北京

# 目 錄

## 卷一

原本紅樓夢八卷八十回（原題石頭記）	三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一一
批點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二五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	二七
增評補圖石頭記一百二十回	三一
增評補像金玉緣一百二十回	三三
紅樓夢索隱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	三七
紅樓夢六册一百回	四七
後紅樓夢四卷三十回	四九
紅樓重夢四卷四十八回	六一



續紅樓夢三十卷	六九
紅樓復夢一百卷	八一
紅樓夢補四卷四十八回	九七
紅樓圓夢四卷三十回	一一一
新石頭記四卷四十回	一二七
新石頭記二卷十回	一三三
卷二	
紅樓夢賦一卷	一三九
紅樓文庫一卷	一四七
紅樓夢後序一卷	一五七
紅樓夢論贊一卷	一六一
石頭記評十二卷	一六七
桐花鳳閣紅樓夢評十二卷	一七五
悟石軒石頭記集評二卷	一七七